



中国历史演义全书

唐代历史演义

(四)

〔民国〕蔡东藩撰著

目摇摇录

第五十回	勤政楼童子陈箴 范阳镇逆胡构乱	员
第五十一回	失潼关哥舒翰丧师 驻马嵬杨贵妃殒命	员
第五十二回	唐肃宗称尊灵武 雷海青殉节洛阳	员
第五十三回	结君心欢暱张良娣 受逆报刺死安禄山	猿
第五十四回	统三军广平奏绩 复两京李泌辞归	渊
第五十五回	与城俱亡双忠死义 从贼堕节六等定刑	缘
第五十六回	九节度受制鱼朝恩 两叛将投降李光弼	远
第五十七回	迁上皇阉寺擅权 宠少子逆胡速祸	苑
第五十八回	弑张后代宗即位 平史贼蕃将立功	愿
第五十九回	避寇乱天子蒙尘 耀军徽令公却敌	怨
第六十回	入番营单骑盟虜 忤帝女绑子入朝	员

第六十一回	摇	定密谋元舅除凶 窃主柄强藩抗命	员
第六十二回	摇	贬忠州刘晏冤死 守临洛张伾得援	员
第六十三回	摇	三镇连兵张家覆祀 四王僭号朱氏主盟	员
第六十四回	摇	叱逆使颜真卿抗节 击叛帅段秀实尽忠	员

勤政楼童子陈箴 第五十回 范阳镇逆胡构乱

摇摇却说杨贵妃蛊惑玄宗，经长生殿密誓后，愈得宠幸，就是三国夫人，也连同邀宠，每届赏赐，不可胜计。韩国夫人得照夜玳，虢国夫人得钗子帐，秦国夫人得七叶冠，均是希世奇珍，得未曾有。又赐贵妃虹霓屏，贵妃转赠国忠，屏系隋朝遗物，雕刻前代美人形像，各长三寸许，面目如生，所有服玩衣饰，都用众宝嵌成，水晶为底，非常精致，巧夺天工。国忠得此异宝，安放内厅楼上，常与亲旧眷属等玩赏，无不啧啧称羨。

一日，国忠独坐楼上，看着屏上众美人，不觉神志痴迷，昏昏欲睡。才经就枕，忽见屏上诸美人，都走下屏来，各述名号，或说是裂繒人，或说是步莲人，或说是浣纱人，或说是当垆人，或说是解当人，或说是拾翠人，或说是许飞琼，或说是薛夜来，或说是赵飞燕，或说是桃源仙子，或说是巫山神女，如此等类，不胜枚举。国忠似历历亲见，只是身不能转动，口不能发声。诸美女各用物列坐，少顷有纤腰美女十余人，攬从屏上走下，自称楚章华宫踏摇娘，联袂作歌，声极清脆。但听歌中有二语云：“三朵芙蓉是我流，大杨造得小杨收。”歌罢，有一女指国忠道：“床上庸奴，行将就毙，尚敢妄想我么？”言已，俱趋回屏上。国忠方似梦初醒，吓得冷汗遍体，急奔下楼，令家人将屏掩藏。封锁楼门，不敢再登，复转告贵妃。贵妃亦不欲再见，听令藏着。

已而国忠进位司空，长子暄得尚延和郡主，拜银青光禄大夫太常卿兼户部侍郎，季子卮得尚玄宗女万春公主，贵妃堂弟秘书少监鉴，得尚承荣郡主，杨氏一门，共计一贵妃，二公主，

三郡主,三夫人,真是贵盛无比,震古烁今。又加赠杨玄琰为太尉齐国公,玄琰妻李氏为梁国夫人,都中特建杨氏家庙,由玄宗亲制碑文,御书勒石。玄倝进拜工部尚书,韩国夫人外孙女崔氏,为太子长男豫妃,虢国夫人子裴徽,尚太子女延光公主,徽妹为让帝宪季子妻,秦国夫人子柳潭,尚太子女和政公主,潭兄澄子尚长清县主,崔裴柳三家,俱与帝室联为甥舅,真是乔松施荫,萝葛皆荣。

会秦国夫人病歿,杨鹞亦死,国忠为诸杨翹楚,无论军国大事,均听国忠裁决,玄宗绝不过问,惟日与杨贵妃及韩虢二夫人,征歌逐舞,连日不休。一日,正与杨妃偕宴,适蓬莱宫中的园吏,献入柑子一百五十余枚,内有一颗,乃是联合生成,玄宗见了,很是惊喜,便语贵妃道:“这柑子的原种,是从江陵进来,味颇甘美,朕特命留种,在蓬莱宫中栽植。生成了好几株,一向只有花无实,就使结了几颗,也甚寥寥。今秋却得了若干,并有这个合欢实,岂非奇事?”说着,即将合欢实取了,递与贵妃,便道:“此果可好么?”贵妃正接果玩赏。玄宗又说道:“草木也知人意,朕与妃子同心一体,所以结此合欢实,应该二人同食,并应祯祥。”随命左右取过小刀,亲自剖开,半给贵妃,一半自食。此外一百余枚,遍赐宰臣。国忠即上表称贺,玄宗益喜,更命画工写合欢柑橘图,传示后世,一面赐民大傺,玄宗亲御勤政楼,大集妃嫔及诸王,并宰相以下诸大臣,张杂乐,设百戏,任民纵观,侈然有与民同乐的意思。

当时教坊中有王大娘,善戴百尺竿,竿上加一木山,状如瀛州方丈,使一小儿手持绛节,出入自如,信口作歌。王大娘舞竿不已,却正与小儿的歌声节奏,两两相应。玄宗拍手称赏,随命左右宣刘晏登楼。晏字士安,曹州人氏,幼甚颖慧,八

岁即献颂行在,玄宗目为神童,授秘书省正字,至是尚止十龄,也在楼下看戏,一闻召命,立即上楼。玄宗命他即事题诗,贵妃插入道:“不如令拂王大娘戴竿。”晏即应声道:“楼前百戏竞争新,唯有长竿妙入神。谁谓绮罗翻有力,犹自嫌轻更着人。”贵妃笑道:“出口成章,不愧神童。”遂将晏抱置膝上,亲为理发。玄宗也握手问道:“朕命汝为正字,汝究竟正得几字?”晏即答道:“别字都正,只有一朋字未正。”玄宗称善。待发已理讫,即命赐牙笏锦袍,且面奖道:“汝他年必能自立,勿自傍人门户呢。”晏叩首拜谢。

玄宗又传李供奉吹笛,李供奉就是李邕,他本是吹笛能手,因闻玄宗善制新曲,常在华清宫外,窃听曲声,得将新曲尽行领会,惟妙惟肖。玄宗偶与高力士微服外游,适值李邕吹笛,腔调与宫中相同,不由的惊诧起来。原来玄宗洞晓音律,所谱新曲,往往托为神女相传,得诸梦境,除上文所述霓裳羽衣,及凌波各曲外,尚有紫云回,尚有春光好,尚有荔枝香,种种曲调,都是玄宗自制,称为秘曲。此次闻李邕所吹,无非是自制新声,遂令力士挨户查访。既知李邕下落,即召他入见,命为宫内供奉。邕悉心研究,益尽所长,所以玄宗命他登楼奏技,一经吹出,回环转变,响遏行云。嗣又进马方期,鼓方响,李龟年吹襍栗,张野狐拍箜篌,雷海青弄铁拨,贺怀智敲檀板,俱是乐工中的名角,擅胜一时。杨贵妃也兴高采烈,击磬节音。玄宗更敲了数通羯鼓,算做收场。大众散去,玄宗当即还宫。

此后除宴赏外,往往寻出消遣的法儿,或弈棋斗胜,或掷骰赌采。一日,与诸王弈棋,玄宗稍不经心,误下棋子数枚,势将败北。贵妃正在观弈,手中抱着一只白猫,叫作雪魄儿,看

着玄宗着急，即纵猫入枰，霎时将棋子爬乱。玄宗不觉大喜，暗地里深感贵妃。越日与贵妃掷骰，贵妃已占胜色，玄宗将要输了，惟掷得重四，尚可转败为胜，一面掷，一面连呼重四，那骰子辗转良久，方才摆定，玄宗一瞧，果然两个四点，便大笑道：“似朕的呼卢，技术如何？”贵妃自然奉承数语。玄宗又回顾高力士道：“此重四殊合人意，可赐以绯。”力士领旨，便将骰子第四色，都用胭脂点染，如今骰子上四色成红，便从此始。

当玄宗掷成重四时，架上的白鹦鹉，也连声喝采，待至呼卢已毕，玄宗因事外出，贵妃忽向鹦鹉道：“雪衣女！你也晓得凑趣吗？”原来这白鹦鹉本产自广南，为安禄山所得，转献宫中，贵妃爱他如宝，呼为雪衣女。自此鸟入宫后，经贵妃随时教导，洞晓言词，益解人意，因闻贵妃与语，似赞非赞，随即答道：“雪衣女得承恩宠，已是有年，今日尚能侍奉，他日恐不能再侍了。”贵妃惊问何故？他却自说梦得恶兆，为鸷鸟所搏。贵妃道：“梦兆不足凭信，你若心怀不安，我便教你多心经，可以转祸为福。”鹦鹉答道：“谢娘娘厚恩！”贵妃乃令侍女添香，庄诵多心经。鹦鹉随听随学，经贵妃念了十多遍，鹦鹉也居然上口，自能念诵了。贵妃每日早起，命鹦鹉念经，稍有错误，即与教正。鹦鹉念得纯熟非常，约过了两三月，玄宗与贵妃闲游别殿，令鹦鹉随辇同行，鹦鹉兀立辇竿上面，突有飞鹰下掠，搏击鹦鹉，鹦鹉连呼救命。侍从慌忙救护。鹰虽飞去，鹦鹉已经受伤，迟至半日，竟尔死了。贵妃很是痛悼，好似丧女一般，玄宗也为叹惜，命将鹦鹉瘞后苑中，呼为鹦鹉冢。自后贵妃闲着，常追念鹦鹉，暗中堕泪，两颊生红，愈觉娇艳可爱。宫婢侍女，却故意摹效，用红粉搽抹两颊，号为泪妆。

贵妃有肺渴疾，常含着玉鱼儿，取凉润津。一日，偶患齿

痛,玉鱼儿也含不得,闷闷的倚坐窗前。玄宗见她蹙眉泪眼,愈增怜爱,每语贵妃道:“朕恨不能为妃子分痛呢。”后人传杨妃韵事,除醉酒出浴泪妆外,尚有病齿图留贻世间,曾有名士题眉云:“华清宫,一齿痛;马嵬坡,一身痛;渔阳鼙鼓动地来,天下痛。”这真是说得沉痛呢。

天宝十四载六月,玄宗与贵妃幸华清宫避暑,至秋还宫,适安禄山表请献马,共三千匹,每匹执褻夫二人,且遣蕃将二十二人部送。玄宗意欲准请,忽又接到河南尹达奚毂密奏,说:“禄山包藏祸心,不可不防。”乃遣中使冯神威,赍着手诏,往逾禄山,略言:“献马宜俟冬令,官自给夫,无烦本军。十月间卿可自来,朕在华清宫特凿汤池,与卿洗尘。”云云。禄山接到手诏,竟踞坐胡床,并不下拜,但问道:“圣上安否?”神威答一“安”字,禄山又道:“马不许献,亦属无妨,十月内我自当来京,何必召我。”说至此,即令左右引神威至馆舍,竟不复见。越数日即行遣还,亦无复表,神威返见玄宗道:“臣几不得见大家。”大家二字,就是宫中对着皇上的通称。玄宗还似信非信。看官阅过上文,应知禄山早蓄反意,不过禄山还有一些天良,自思皇恩不薄,拟俟宫车晏驾后,再行起事。怎奈右相杨国忠屡次激动禄山反谋,先翦禄山羽翼,竟将前日互相往来的吉温,也视同仇家,贬为澧阳长史。又令京兆尹,围捕禄山故友李超等,送诣御史台狱,一并处死。禄山子庆宗,尚宗女荣义郡主,留侍京师,每遇国忠举动,必密报禄山。禄山忍限可忍,遂于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中,潜与严庄高尚阿史那承庆等密谋,佯称奉到密敕,令人入朝讨杨国忠。诸将无敢异言,遂大阅兵马,调集本部及奚契丹兵,共十五万人,鼓行而南。

这时玄宗全不预防,还亲至华清宫,督令凿池,待禄山到

来,与他洗尘,贵妃当然随往。会当梅花开放,泄漏春光,玄宗挈贵妃赏梅,引动清兴,先令贵妃吹了一套玉笛,然后亲击羯鼓一通,统用着春光好的音调。先是玄宗在内殿庭中,击鼓催花,桃杏齐放,所以此次赏梅,也照样击鼓,欲催梅花盛开,以便留玩。鼓声已止,正与贵妃小饮,忽见一人踉跄趋入道:“安禄山反了!请陛下火速遣兵,北讨反贼。”玄宗惊道:“有此事么?恐系谣言。”国忠道:“河北郡县,统已降贼,北京留守杨光□,已被他赚去,还好说是不反么?”玄宗尚沉吟不答。贵妃在旁插嘴道:“陛下待禄山甚获,几似家人父子一般,他若恃宠生骄,习成狂肆,或未可知。至如造反一事,妾想他未必敢然。他子庆宗,尚主留京,他若造反,难道连儿子都不管么?”原来贵妃常记念禄山,每当外国贡献方物,遇有奇珍,必遣密使私赠,因此禄山造反,尚欲出言回护。玄宗随答道:“我也疑是谣传,或因有人加忌,诬架禄山呢。”国忠见他一唱一和,气得面色发青。玄宗令他出外探明,方才趋出。

过了一日,太原守吏,详报禄山反状,东受降城,亦报禄山已反。国忠又从内侍辅_暹琳处,搜得禄山逆书,约为内应,报知玄宗。玄宗方知禄山真反,便与国忠商议讨逆。国忠反有矜色,且夸口道:“臣早知他必反,但谋反只一禄山,将士未必心愿,臣料他不出旬日,便传首入都了。”玄宗转忧为喜,遂命国忠拘住辅_暹琳,讯实仗毙,一面派使至东京河东,招募勇士,是时承平日久,人民不识兵革,猝闻范阳叛乱,远近震骇。禄山引兵渡河,到处瓦解。警报连达行宫,玄宗又未免忧烦。可巧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,即由玄宗传见,询及讨贼方略,常清大言道:“今太平已久,所以人不知兵,望风怕贼。惟事有顺逆,势有奇变,臣愿走马东京,开府库,募骁勇,拨马渡河,决

取逆胡首级，归献阙下。玄宗大喜，即授常清为平阳平卢节度使，募兵东征。常清即日辞行，乘驿至东京，募得兵六万名，堵截河阳桥，控制叛军。

禄山至博陵，部将何千年，正诱执杨光弼，往见禄山。禄山将光弼杀死，令田承嗣、安忠志、张孝忠为前锋，直指藁城。常山太守颜杲卿，力不能拒，乃与长史袁履谦，出城往迎，禄山赐杲卿金紫，令仍守常山。杲卿阳受伪命，暗中却秣兵厉马，为讨贼计，且遣使告知从弟真卿，连兵相应。真卿系颜师古五世从孙，与杲卿为同五世兄，时任平原太守。既接兄书，又修城浚濠，招丁壮，实仓廩，锐志讨贼。那禄山总道他是白面书生，不足深虑，但檄真卿募兵防江津，真卿遣司兵李平，绕出间道，持着伪檄，入奏玄宗。玄宗闻河北郡县，统已附贼，长叹道：“二十四郡，乃无一义士么？”至李平入奏，乃大喜道：“朕不识颜真卿作何状？独能为国效忠呢？”遂慰遣李平，令归报真卿，讨贼立功，定当厚赏，自挈贵妃还朝，斩禄山子庆宗，赐荣义郡主自尽。召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，进朔方右厢兵马使兼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，授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，特置河南节度使，领陈留等十三郡，即以卫尉卿张介然充任，命程千里为潞州长史，凡郡县当贼冲道，悉置防御使。更特简第六子荣王琬为元帅，左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，统诸军东征，出内府钱帛，就京师募兵十一万，旬日毕集，号为天武军。其实统是市井乌合，不堪一战。高仙芝带领五万人，出发京师，玄宗偏令宦官边令诚监军，往屯陕州。

安禄山渡河南行，攻陷灵昌郡，进逼陈留郡。河南节度使张介然，甫至陈留，禄山已率兵到来，太守郭纳，竟开城出降。剩下一个赤手空拳的张介然，如何抵敌？眼见得束手被擒，完

结性命。禄山才闻庆宗被杀,不禁恸哭道:“我何罪?乃杀我子。”遂将陈留降卒,尽行屠戮,聊泄怨恨,更引兵向荥阳。太守崔无惧麾众拒守,众闻鼓声,自坠如雨,被禄山乘势陷入,杀死无惧,再驱铁骑至武牢,与封常清对垒。常清手下,统是新近招募,未经训练,怎禁得蕃朔健奴,怒马入阵?顿时纷纷败下,奔回东京。叛骑追至城下,四面鼓噪,常清出战又败,退守城内,又被叛骑突入,巷战又败,只好环墙西走。河南尹达奚毅迎降禄山,留守李玘及御史中丞卢弈,采访判官蒋清,均为所执。弈责禄山忘恩负义,且顾语贼党道:“为人当知顺逆,我死不失节,尚有何恨,看汝等能横行几时?”禄山怒喝左右,将弈剁死,并杀李纁蒋清,枭三人首,令部将段子光,持首谕河北诸郡,复进兵逼陕。封常清已奔陕会高仙芝,语仙芝道:“贼势甚盛,锐不可当,常清连日血战,均被杀败,看来此处亦不可保,不加退据潼关,屯兵固守,尚可保全长安哩。”仙芝从常清言,遽趋还潼关,缮完守备。禄山令部将崔乾祐入陕,自己还驻东京,拟僭称帝号,且遣党羽张通晤为睢阳太守,向东略地。郡县官多望风降走,惟嗣吴王祗方守东平,与济南太守李随,励众拒贼。单父尉贾贲,奉吴王祗令,募集吏民,诱斩通晤,山东少安。

玄宗以祗为灵昌太守,兼河南都知兵马使。又授第十三子颖王旭为剑南节度使,第十六子永王籓为山南节度使。二王暂不出阁,但令江陵长史源洧副籓,蜀郡长史崔圆副旭,代行职权。一面且下诏亲征,令太子监国。偏杨国忠吃了一大惊,忙与韩虢二夫人商议道:“太子素嫉我家,若一旦监国,我等兄妹,都危在旦夕了。奈何奈何?”虢国夫人道:“不如入白贵妃,留住御驾,不令亲征,方保万全。”国忠道:“快去快去!”

虢国夫人遂邀同韩国夫人，入宫告知贵妃。贵妃乃脱去簪珥，口衔黄土，匍匐至玄宗前，叩首哀泣。玄宗惊问何事？贵妃流泪道：“兵凶战危，陛下奈何自冒不测？妾受恩深重，怎忍远离左右？自思身为妇女，不能随驾出征，情愿碎首阶前，仰酬圣眷。”说罢又伏地大哭。看官！你想此时的玄宗，尚能不为其所迷么？小子有诗叹道：

无端衔土阻亲征，身命关怀社稷轻。
试问翠华西幸日，可曾随驾保残身？

究竟玄宗果否亲征，且至下回分解。

摇摇前半回历叙唐宫乐事，撮得玄宗情恋爱妃，凡骄侈淫佚诸事，无乎不备，而祸乱即因是乘之。盈廷大臣，不闻一言匡正，独得一垂髫童子，以“朋”字未正为戒。玄宗非不知赞赏，而卒未悟杨氏之蒙私结党，是毋乃所谓天夺之魄，自速祸乱者欤？杨国忠与安禄山，皆小人之尤，气类相求，宜欢好无间，乃始则亲近之，继则构害之，中以危法，冀其速败，彼狼子野心，宁肯薤薤，拱手就戮，始信君子能用君子，小人必不能容小人也。河北河南，相继沦没，玄宗下命亲征，令太子监国，委靡之余，忽能奋发，未始非阴阳消长之机，而国忠复商令贵妃，衔土哀阻，卒致寝事。呜呼玄宗！身为人主，乃受制于一妇人之手，其欲不致危乱也得乎！危而犹存，乱而不亡，吾犹为玄宗幸矣。

第五十一回 摇失潼关哥舒翰丧师 驻马嵬杨贵妃殒命

摇摇却说玄宗因贵妃哀请，竟为所动，遂将亲征命令，停止不行。适监军宦官边令诚，自潼关回来，奏称封常清虚张贼势，摇动军心，高仙芝弃陕地数百里，且偷减军士粮赐，顿时恼动玄宗，即命令诚赍敕驰往，就军中立斩封高二。看官阅过前回，应知常清、仙芝，原非良将，但令诚所奏却是多半虚诬，先是常清战败，屡遣使表陈贼势，猖獗可畏，幸勿轻视，玄宗已疑他情虚畏罪，故事张皇，及常清与令诚相见，毫无馈遗，令诚引为恨事；又尝向仙芝前，有所干请，仙芝亦未肯照行，为此种种情由，遂轻身诣阙，诬害两人。至赍敕驰往潼关，先令常清出关听敕，宣读未终，即将他一刀杀死。再进关会晤仙芝，仙芝正欲问及朝事，令诚即开口道：“大夫亦有恩命。”仙芝乃下阶跪伏，听宣诏敕。令诚朗声读毕，仙芝道：“我遇贼即退，罪固当死，但谓我偷减粮赐，我何尝有这等事情。上有天，下有地，究竟是冤诬我呢！”令诚瞋目道：“你敢违旨么？”仙芝道：“我原说是应死，不过死也要死得明白，冤枉事究须声明。”令诚道：“既已愿死，何必多言。”遂将仙芝绑出，斩首了事。将士相率呼冤，只因救命煌煌，不敢反抗，没奈何含忍过去。

令诚使将军李承光，暂摄军篆，过了数日，前陇右兼河西节度使哥舒翰，受命为兵马副元帅，统兵六万，来到潼关。翰本因疾入朝，留养京师，玄宗欲借他威名，且闻他与禄山未协，因迫令统兵出征。授御史中丞田良邱为行军司马，起居郎萧昕为判官，蕃将火拔归仁等，各率部落随行。翰抱病未痊，不能治事，悉把军务委任良邱。良邱又不敢专决，使李承光管辖

步兵,王思礼管辖骑兵。二人争长,兵权不一,再经翰用法严苛,待下少恩,于是潼关二十万官军,统皆灰心懈体了。

是时安禄山尚留据东京,僭称大燕皇帝,改元圣武,用达奚毅为侍中,张通儒为中书令,高尚严庄为中书侍郎,分兵四出,威胁大河南北等郡。平阳太守颜真卿,已捕诛禄山部将段子光,收李纁、卢奕、蒋清首级,编蒲为身,棺殓埋葬,发丧受吊,厉兵讨贼。景城河间博平诸郡县,俱杀死伪官,响应真卿。常山太守颜杲卿,与真卿遥为犄角,彼此通书商议,拟连兵断贼归路,牵制禄山,免致西轶。贼将高邈、何千年至常山,被杲卿擒住,河北十七郡,同时归附。惟范阳、北平、密云、渔阳、汲邺、六郡,尚属禄山。杲卿又密使人入渔阳,招降贼将范循,循迟疑未决。郟城人马燧,潜劝范循道:“禄山负恩悖逆,终当破灭。君若举范阳归国,覆他巢穴,这是最大的功劳,此机不宜坐失哩。”循意亦少动。不料为别将牛润容所闻,遽报禄山,禄山召循至东京,把他梟首,遂令骁将史思明、蔡希德等,率大兵往攻常山。杲卿正缮城凿濠,为守备计,猝遇贼兵到来,未免着忙,急发使诣太原,乞请援师。太原尹王承业拥兵不救,累得杲卿势孤援绝,拒战数昼夜,终被贼兵攻入。杲卿及长史袁履谦,巷战力尽,相继被执,由思明解送洛阳。禄山怒责杲卿道:“汝前为范阳功曹,我荐汝为判官,不到几年,超至太守,何事负汝,乃敢造反?”杲卿亦张目骂道:“汝本营州牧羊奴,天子擢汝为三道节度使,恩幸无比,何事负汝,乃敢造反?我世为唐臣,禄位皆为唐有,岂因汝奏荐,便从汝反么?今日为国讨贼,不幸被执。恨不能生啖汝肉,怎得谓反?臊羯狗,要杀便杀,毋庸多言。”禄山大怒,命将杲卿、履谦等,缚住柱上,一并磔死。二人骂不绝口,舌被割,脰被截,到死方休。

颜氏一门,死义共三十余人。

思明既克常山,复引兵进击诸郡,诸郡均不能守,复为贼有。独饶阳太守卢全诚,始终不受伪命,登陴固守,为思明所围。朔方节度使郭子仪,方收云中,拔马邑,开东陉关,出讨逆贼。唐廷命进取东京,子仪表荐兵马使李光弼,具有将才,可当方面,乃有诏授光弼为河东节度使。子仪分朔方兵万人,给与光弼,光弼遂领兵出井陉,进攻常山。常山为史思明所陷,留部将安思义居守,思义闻光弼到来,召集团练兵三千人,及部下番兵,登城守御。光弼射书谕降,为团练兵所得,竟将思义执住,送交光弼军前。光弼问思义道:“汝自知当死否?”思义不答。光弼又道:“汝久历行阵,看我此次出兵,能破思明否?汝为我计,应该如何?汝策可取,当不杀汝。”思义道:“大夫远来疲敝,猝遇大敌,恐未易抵挡,不如按兵入守,量胜后进。窃料胡骑虽锐,未能持重,一不得利,气沮心离,那时方可与战,不患不胜了。”光弼甚喜,亲与解缚,即移军入城。思义复进言道:“思明今在饶阳,去此不过二百里,昨晚羽书已去,料他必前来相援,公当速行筹备,毋致仓皇。”光弼乃安排弩矢,分弓弩手为二队,千人乘城,千人在城下待命,自与将士环甲以待,入夜更番守着,天尚未晓,外边已有鼓角声,继而喊声震地,史思明带着健骑二万人,直抵城下。光弼遣步卒五千,开东门出战,贼锋锐甚,鏖战不退。城上一声鼓响,千矢齐发,射毙贼兵多名,贼势稍却。光弼复令城下待命的弓弩手,分作四队。从东门驱出,接连发矢,与飞蝗相似,思明虽然凶悍,到此也未免惊慌,敛兵退去。未几有村民告知光弼,谓有贼兵五千,自饶阳来至九门,光弼即遣步骑各二千人,偃旗息鼓,掩击过去,把贼兵杀得一个不留。思明退入九门,分兵截

常山粮道，郭子仪亲援光弼，合兵攻思明。思明开城搦战，大败亏输，贼众齐溃。贼将李立节，中箭毙命，蔡希德遁去。思明自知难支，奔至赵郡去了。

子仪、光弼，纵兵追击，直抵赵郡，思明立脚不住，又转趋博陵。博陵城坚濠广，思明集众固守，子仪、光弼，进攻不克，收兵退回。贼将蔡希德又还救思明，范阳贼将牛廷玢，也率万余人助思明，思明乃驱兵复出，蹶击唐军。子仪等方至恒阳，固垒不战，思明屯兵已久，俱有倦志，乃退至嘉山。哪知子仪、光弼，分左右翼杀来，一时堵截不住，纷纷溃走。唐军大杀一阵，斩首四万级，捕获千余人，连思明都中矢落马，散发跣足，匆匆走脱，还守博陵。唐军大振，河北十余郡，均杀贼守将，奉款乞降。是时真源令张巡，方克复雍邱，击退贼守令狐潮。平原太守颜真卿，时任河北采访使，进拔魏郡，击败贼守袁知泰。北海太守贺兰进明，与真卿合兵，受职河北招讨使，攻克信郡。颖川太守来洄，前后破贼甚众，贼呼为来嚼铁。河南节度使，改任高祖孙嗣虢王巨，亦引兵解南阳围。平卢贼将刘客奴等通书颜真卿，愿取范阳自赎。真卿遣判官贾载，助给衣粮，并遣子为质，一面请命朝廷，特授客奴为平卢节度使，赐名正臣。禄山闻各处警信，惊惶的了不得，便召高尚、严庄入谮道：“汝等教我造反，以为计出万全，今前阻潼关，兵不得进，北路一带，尽成敌国，又不得退，尚好说是万全么？”高严两人，无词可答，怀惭而退，好几日不敢复见。可巧田乾真自潼关退还，入劝禄山道：“自古帝王创业，均有胜负，怎能一举即成？尚庄皆佐命元勋，一旦严谴，诸将谁不懈体？那时进退两难，真正失计呢。”禄山乃悟，复召入尚庄，置酒款待，和好如初。因复令崔乾祐自陕进兵，又遣孙孝哲安神威等继进，待再攻潼关

不下,才归范阳。计议已定,仍在洛阳待着。

潼关元帅哥舒翰,曾两却贼兵,副使王思礼密语翰道:“禄山造反,以诛杨国忠为名,若公留兵三万人守关,自率精锐还长安,入清君侧,这也是汉挫七国的秘计呢。”翰摇首道:“若照汝言,是翰造反,并不是禄山造反呢。”时户部尚书安思顺,与禄山同宗,前曾奏言禄山必反,所以免坐。翰独与他有隙,伪为贼书,献诸阙下。书中系结思顺为内应,不由玄宗不惧,且因翰疏陈思顺七罪,即令赐死。国忠欲营救思顺,正苦无法,又闻王思礼密谋,益加惶惧,遂募万人屯灊上,令亲信杜乾运为将,托名御贼,实是防翰。翰知国忠私意,表请灊上军拨隶潼关,并诱乾运议事,枭首以徇。于是国忠愈加怨恨,遂日促翰出关讨贼。翰上言:“禄山为逆,未得人心,应持重相待,不出数月,贼势瓦解,一鼓可擒”云云。玄宗颇以为然。偏国忠日进谗言,但说翰逗留不进,坐误军机,玄宗乃遣使四出,敌虚实,俄有中使返报,贼将崔乾祐,在陕兵不满四千人,又皆羸弱无备,应急击勿失。于是玄宗遂疑及翰,促他出兵。翰上书道:“禄山用兵已久,岂肯无备?臣料他是羸师诱我,我若往击,正堕贼计。况贼兵远来,利在速战,官军据险,利在坚守,总教灭贼有期,何必遽求速效?现在诸道征兵,尚多未集,不如少安毋躁,待贼有变,再行出兵。”这书达到唐廷,又有郭子仪、李光弼联名奏陈,亦请自率部军,北取范阳,捣贼巢穴,令贼内溃,潼关大军,但应固守,敝贼,不宜轻出等语。玄宗迭览两疏,意存犹豫。国忠独进言道:“翰拥兵二十万,不谓不众,就使不能复洛,亦当复陕,难道四五千贼兵,都畏如蛇蝎么?若今日不出,明日不战,老师费财,坐待贼敝,臣恐贼势反将日盛,官军且将自敝呢。”这一席话,又把玄宗哄动,一日三